

翠袖乾坤

查小欣

香港無線電視台繼《盛女愛作戰》後，食髓知味，推出全新真人真事節目《沒女大翻身》，開播首兩天成為城中熱話，朋友聚會及微信群組也會討論。

同樣是以女性改造自己的真人真事作賣點，節目形式及目的卻大不同。

盛女，過了適婚年齡仍未嫁出的剩女，諧音美化為盛女，盛女有美貌有智慧，甚至有事業，獨缺姻緣，節目形式是電視台做媒人，介紹男士給參與節目的盛女認識，並派出導師向她們傳授取男術，如何生擒心儀男士，電視台每晚作橫線節目貼身報道盛女追求的實況，播出期間，觀眾投入，引發不少話題，盛女人氣高升，鋒頭一時無兩，她們一舉一動都是報道焦點，節目播完一年多了，上星期其中一位盛女結婚了，有傳媒亦有跟進報道，因為是盛女傳遞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信息，充滿正能量，有鼓勵作用。

沒女，名副其實，沒樣貌，沒事業，沒婚姻，沒學歷，沒吸引力，沒朋友，電視台要將她們由「百沒」變成「有」，未必是「百有」，但起碼能令她們擁有那麼一點點，以改善人生。前幾天首播即引起關注，「先聲奪人」的原因是七位參與節目的「沒女」們不以美貌吸睛，以樣子「震撼」觀眾，再加上她們不一般的特質成功搶得好視視，例如其中一集的沒女B，戴近視鏡，一排外路的牙，灰灰黑黑，除嚴重沒樣貌，她「沒」的是一顆感恩的心，她母親之疼愛她，所以她有「身份證」的暱稱，皆因她母親不論去哪裡都帶着她，有如香港政府規定市民出外必須攜帶身份證，故得此外號，可見B自少不缺乏愛。可是她卻性格孤僻，且痛恨媽媽，在鏡頭前，大罵媽媽自私，為何媽媽的牙齒又白又健康，她的牙齒又灰又黃又不健康，要受由牙醫脫去十多隻牙的酷刑？可以想像，作為她媽媽有多傷心。電視台請來心理醫生替她進行心理輔導。

「沒女」需要整容還是改造性格？

節目監製稱節目最初是打算替沒女整容，在外面上變臉，但經和她們見面傾談，發覺她們需要重整的是性格，反而認為這決定為節目注入了靈魂，亦是節目好看之處。

琴台聚

彥火

我們先吃了蘇彥彰主廚的法國小菜，沙律、牛扒，端的是精緻美味。

有一客是他的撚手菜，是用豬網油包着獅子頭來燉的，令獅子頭肉質滑嫩腴美無比。

燉獅子頭的鍋底墊有黃豆。

黃豆沒滿肉汁，是下酒佳品。

至於牛扒，聽說牛肉是用農莊的黃牛，肉滑味美。

我一般不吃牛肉，也吃了一塊。

鮮活的東星斑是煎熟後，加上香草、紫蘇、薄荷等香料，味鮮甜。

記得要吃一碟沙律及炒青菜，這裡所有蔬菜都是自設農莊種的有機菜，所以特別有菜味。

但因餐廳格局太小，環境一般，有欠情調。

我老實不客氣地給老闆提了意見，他唯唯否否。

倒是飯後，蘇彥彰談了一通有關調煮咖啡的大道理，大知識，有點深奧了。

待到看他煮咖啡不光是靠技巧，還要攝神投入，專注，心無雜念。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天命曾經對印度的納迪葉占術甚感興趣，所以認識了一些印度的朋友。相隔多年不見，其中一位印度友人上周末到香港旅遊，當然少不了與天命把醉敘舊，更讓我第一次認識到這位年已六十多歲的印度朋友的人生故事。

為死別旅遊

這位滿頭白髮的友人今日坐擁的生意橫跨英國、印度及毛里求斯，但原來他年輕時家境窮困，十歲之時已經要在富人的大屋中當工人，分擔家庭的開支。長大後，他被送往英國做實習護士，獲得專業資格後，還繼續在晚間進修，過着在旁人眼中相當刻苦耐勞的生活，終於完成MBA。他後來結合護士的專業知識及營商的學識，經營老人院，生意愈做愈大後更進軍地產業，逐漸建立起可觀的財富。

現在，早已有足夠金錢退休的他，還不停地獨自穿梭英國、印度及毛里求斯三地管理生意，更會在旅程中轉飛其他地區旅遊（例如今次他便選擇了來到香港），他說現在已不在乎生意如何，但仍保持馬不停蹄，第一個原因是因為他真心喜歡四處遊歷的感覺，第二呢，則是他要为自己的離開做好準備！原來，我的這位印度友人認為人生苦短，如果家人太習慣與他朝夕相對，到一日他要離開這個世界，死別的痛苦，一定會讓他們大受打擊，但若他們早已適應沒有他的生活，那麼就算他終有一天會離開，離別的苦惱，也會變得沒有那麼難以嚥下！到底是否因為當護士及開辦老人院的經驗，讓他見得太多的死別，所以令他對離開養成如此的一種獨特見解？作為旁觀者，天命當然不能評定這種想法、這種生活方式、這種面對死亡態度的對與錯，但卻難免在心底泛起一陣悲涼及唏噓之感；雖然人生無常，但這道理提醒我們的，是希望世人能珍惜眼前所有，而非無時無刻也在負面地害怕失去啊……

土地情

從農村走出來的人，是無法從根本上離開土地的。今年五月份的溫度，已經能趕超往年六七月份了。五月底那幾天，我們這裡氣象預報的溫度是三十七八度，而地面溫度估計要高得多。我摸了摸平房頂水泥的溫度，得有五十幾度吧。

假如把一個生雞蛋放到沒有遮掩的水泥地上，中午的時候，雞蛋應該能燙個半熟！五月底那幾天，很多人都這麼說。預報的溫度，比感覺到的溫度，一般都要低些，專業人士的解釋是，人的感覺受很多因素影響，未必準。

天熱，少雨，老家的果園可遭了殃。下了班，我滿懷糾結往家趕。老家那邊的交通和灌溉條件，比幾年前強多了，可依然要「靠天吃飯」。夏天到來，大風和乾旱是最讓人頭疼的。水果掛在枝頭，即便採摘前一天來場大風，一年的辛勞就泡湯了。如果乾旱，小旱還能依靠水井和一兩台水泵進行隨時灌溉。旱得久了，或者突然來個高溫，靠一點點井水就不起作用了。

那幾天，雖然河道裡已經乾涸，卻還算不得很早，只是溫度太高了。高到什麼程度不好描述，父親白天天晚上地圍着我家的果樹和水井轉。只要有水了，擺上水管，打開電機就上水澆地。我家的地，多是果園。水少，梨樹和蘋果樹是沒法澆的，只澆數量最多經濟效益最好的山楂樹。我家的山楂園，分佈在多處。山上山下，村東村西，到處都有。

我個把星期沒回家，聽母親說父親一直在忙。沒忙別的，主要是一處處一遍遍澆園。我回家那天晚上，北面山腳的山楂園才剛擺上水管，剛開始澆。當時天就要黑了，母親正在做飯。等做完飯，我打電話給父親。他沒時間，讓我們先吃。我問父親什麼時候回家，他正忙着澆園，匆匆答應了再說，就掛了。母親補充說，要不等她吃完飯，去山上替父親澆園，讓父親回來吃飯。

等吃完飯天就黑了，母親到山上替父親澆園不如我去。天黑路滑，母親去也不方便。我吃完飯時，母親、妻子和兒子還沒吃完。我拿了手電筒，悄悄出了門。從我家出門，一路北上，離家約三十多米即到村北頭。一出村，即是山。

夜晚的村路，比白天更難走。路滑不說，還到處是凌亂的雜草。路本來就窄，兩邊的雜草鋪展到路上，路就更窄了。腳走在路上，就像野兔在草叢中的洞道裡急行。單純的野草還好，頂多摩擦到腿上，不舒服或弄髒褲子。路邊的雜草中，有些是野酸棗的枝條。他們混雜在雜草裡，枝條上生滿短刺、鉤刺，一不小心就會劃傷皮膚。

若沒有野酸棗樹，去山楂園的那段山路，雖陡滑難行，還是可以稍稍拽着青草拉自己一把的。草裡可能藏有帶刺的酸棗枝，往上爬時想拽着青草助力，就不太敢了。路上的沙子和碎石，增加了爬山難度。平時走路少，且走的多是平路，往山上爬不幾十米，就得歇息片刻。

不知是太長時間沒到地裡幹農活了，還是這幾年山上的野生植物格外多，一路上幾乎沒遇到記憶裡那些光禿禿的坡地。除了雜草和隔不多遠就冒出幾棵的野酸棗，一叢叢的荊棘隨處可見，比印象中要多得多。酸棗樹正在開花，荆條花已零星開放。一路上，聞到的都是花的氣息。

我們這裡，村北的山上，沒有一戶人家。整個山上，除了聳起的山嶺，就是在夜裡更顯黑洞洞的山溝。夜晚澆園的人家不多，與我家山楂園挨着的，一家都沒有。舉頭是山，再往上這是天，四周沒人，心裡多少是有些害怕的。這兒的山上，以前有狼和狐狸一類的野生動物，據說還有茶碗粗細的大蛇。遠離村莊的野外，夜風襲來，雖然是夏季，感覺脊背上還是會有絲絲涼意。

看到山上的燈光，我便朝父親喊了兩句。父親答應着，還在忙着澆地。我問父親為什麼不白天澆，他解釋說白天大家都澆，水不夠用，電也不夠用，即便水和電都能用，抽到山上的水，流速太慢，不適合灌溉。再說，如果當晚不澆，等第二天澆的話，果樹又要多早一個晚上。在這個節骨眼上，早澆一個小時，秋天就少損失不少。

不是求增產，而是少損失。父親的話我有些不解。如果說早天山楂生長慢，澆上水或下了雨不就增長快了麼？還有幾個月才採摘呢，早長一天晚長一天又有什麼大區別？父親說這幾天太熱，山楂曬糊了不少，再這樣下去，秋天得減產一多半吧。

「糊」這個字眼，在我們這裡，尤其炎熱的夏季，用在果樹上是非常刺耳的。我們所說的糊，是指由於高溫，太陽把正生長着的果實表皮短時間內曬乾。表皮曬乾後，形成一個個黑疤。小的黑疤只是一塊黑點，大的就變成一小塊或一大片。曬糊了的水果，即便僥倖不落，到秋天採摘時，也賣不上好價錢。在我們這裡，只要糊的現象一出現，就注定無法再挽回，會百分之百減產。

告訴我如何澆澆，父親拿着手電筒回家去了。我一個人待在那黑色的山野中，感受着夏日的乾旱和夜晚的沉靜。澆樹，是要爭分奪秒的，就像百米跑競技賽那樣。父親囑咐我根據樹的大小調整澆水量，如果樹下的坑凹處太淺太小，澆滿了可以再回來重複澆灌一遍。澆樹的活，我幹的少，父親說的雖不複雜，對我還是有難度的。我只得又問父親一棵樹大約澆多少分鐘合適，他說平均六七分鐘，小樹三四分鐘，大些的十分鐘左右。

父親回家吃飯了，我目送那束燈光一步步在山路上遠去。山路彎彎曲曲，燈光卻走得很急，幾分鐘工夫，便隱藏進斜下方低矮處的那片夜色中。俯視遠處的燈光，星星點點的，有些緊湊，有些零散。燈光聚集的地方，即是一處又一處的村莊。

我豎起耳朵，警惕地聽着周圍的動靜。手中的燈光，除了照出水管，還時不時朝周圍掃射一團。夜晚的山嶺上，誰也不敢保證絕對安全，一不小心踩到毒蛇，也是危險的。我們這裡有種毒蛇，被稱作「土拐蛇」。蛇體不長，顏色如土，據說咬人後，幾步之內即斃命。這種蛇，我拔草時曾親眼見過一次，相貌醜陋。

有些害怕，還要故作鎮靜。我把手電筒開一會兒關一會兒，盡量也將自己躲避在暗淡的夜色中。水流從水管裡嘩嘩地流出，流淌進山楂樹乾渴的心田。驀地，我記起父親說的「山楂曬糊了」這個事。

燈光像有了意識，急匆匆照射到身邊最近的一棵山楂樹上。我在樹枝和樹葉間搜尋着尚且青澀的小山楂，掃描着一處又一處扎眼的黑。一簇又一簇山楂被找到，一個又一個山楂上早早爬上了惱人的黑疤。我清點了其中的幾簇山楂，每簇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曬糊了的。這些突然到訪的「黑客」，來得太多了。它們染暗了父親的心情，也染躁了夏的情緒。

不與土地長期打交道的人，是不能真正體會到農民的辛酸的。在單位上班的時候，天熱開風扇，再熱了就想進空調間。而像父親這樣的農民們，卻不能這樣。

大約半個小時後，父親推趕着燈光回來了。那速度，是內心的焦急使然。我明白，父親的這頓晚飯，吃的或許只是意義，未必真填飽了肚子，應該沒一點兒滋味。



■山楂樹 網上圖片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我進入大學時，讀的是被稱為「和尚學院」的工學院。

「和尚學院」

為甚麼叫「和尚學院」呢？是當年女學生進大學的沒有女性的多，比例較小。況且女性進大學的，大都讀文科或者師範學院，較少讀理工科的。就是農學院、醫學院的女生，也較理工科的為多。有志讀理科的，又多去理學院而不來工學院，所以全所大學中，以工學院的女生最少。

我們學院，有五個系，計為化學工程系、機械工程系、電機工程系、土木工程系和建築工程系。較多女生的，是建築工程系。我們化工系，同一級的只有三位女生。

因為男多女少，大學裡要談戀愛，也沒有對象。那是不是可以到其他院系去結識女朋友呢？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在抗戰時期的大後方，整個中山大學的校舍分得很散。校本部在粵北坪石，醫學院卻在樂昌縣，農學院又是在湖南境內的栗源堡。那時候交通不便，全靠兩條腿走路。每

有假日，要去當年讀農學院的大哥那裡，來回便要走七八個鐘頭的路。就是工學院也分兩片，隔一條北江。機械工程和電機工程在河的另一邊三星坪，其他三系在新村。

為甚麼唸到大學還沒有談戀愛呢？現在的中學生，許多已經人細鬼大，拍拖的不少；高中學生，恐怕有一半已經有初戀的。但在戰時的我們這一個學系，就我所知，談戀愛的極少。就是同系的三位學姐，也不見得她們與同系或他系的同學戀愛。至於有無魚雁傳情，那就不知道了。

社會賢達不見了

賢達有兩個解釋，一個是宋代陸游《蟠龍瀑布》詩說的「古來賢達士，初亦願躬耕」。這裡的賢達士，是指那些賢明通達的人。而另一個解釋則是指有才有德有名望的人。

社會賢達這四個字，是指在社會上既有名望又公認是有才德的人。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傳媒常常有這四個字的出現。到了二十一世紀，誰還有印象看到傳媒上使用這四個字的？相信沒有，因為有一天，我有位朋友問了幾個畢業於不同中學，如今讀了大學的大一學生，知不知道社會賢達是什麼意思，竟然全部搖頭，說這四個字压根兒沒有見過。

我們一向是非備的粉絲，或許因為身邊家人過去也是聘請非備的緣故，所以潛意識中也自然以非備為聘請外傭的不二之選。今時今日聘請非備，難度早已今非昔比，大家都知道新興市場如加拿大的吸引力，絕對較香港優勝。我認為非備也是一種風水輪流轉的變化，自己的非備也曾在中東等地工作，香港無論自由度還是薪酬均遠勝彼邦；但現在對比起加拿大來說，香港即使不屬地獄也肯定遠居於人後。雖然說加拿大需要非備有大學學歷，但實際運作上只要有人願意聘請，抵達加拿大後再進修一些課程，其實任何非備都可以轉職的。此所以今天香港不要說保持甚麼金融中心的優勢，簡單連守

菲傭的市場

護聘請非備的優勢都頗成疑問。過去半年來，從家中非傭以及友人身上經歷的「非傭升值記」，早已接近罄竹難書的地步。非傭告之無論犯任何事的同伴，現在不到一時三刻，被僱主送返菲律賓後，差不多便可以立即再受聘回港，她們也樂得享受箇中的出入假期。至於過去強調完成合約後才離職的「行規」，早已名存實亡，一方面中介公司早已有十多種你想不到的指定借口，教導被辭退菲傭如何應對新僱主；另外我其實懷疑市場上對菲傭的渴求，早已連借口也不需要了。友人A的非傭因借貸而被辭退，結果幾乎連手續也未辦妥已有人有聘請；B的非傭更豪氣，星期五告知加拿大有人聘請，因為急用所以星期一便要離職，且補回一個月給傭主作解約費結束賓主關係。

是，香港早已大不如前，從非傭市場上已可知概概。家中的非傭也打趣道，如果不是去年風災我們對她盡心盡力支援，面對又增添新生孩子的作環境，也真的會認真考慮另謀高就。我們由衷感激她的坦白分享，但現實上也只能一如既往好好善待誠摯相處。我們沒有能力用雙倍的酬勞去留人，唯有堅守用心待人的信念，將來的結果無論如何，總之問心無愧就是了。

隨想

興國

賢達有兩個解釋，一個是宋代陸游《蟠龍瀑布》詩說的「古來賢達士，初亦願躬耕」。這裡的賢達士，是指那些賢明通達的人。而另一個解釋則是指有才有德有名望的人。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我們一向是非備的粉絲，或許因為身邊家人過去也是聘請非備的緣故，所以潛意識中也自然以非備為聘請外傭的不二之選。今時今日聘請非備，難度早已今非昔比，大家都知道新興市場如加拿大的吸引力，絕對較香港優勝。我認為非備也是一種風水輪流轉的變化，自己的非備也曾在中東等地工作，香港無論自由度還是薪酬均遠勝彼邦；但現在對比起加拿大來說，香港即使不屬地獄也肯定遠居於人後。雖然說加拿大需要非備有大學學歷，但實際運作上只要有人願意聘請，抵達加拿大後再進修一些課程，其實任何非備都可以轉職的。此所以今天香港不要說保持甚麼金融中心的優勢，簡單連守

護聘請非備的優勢都頗成疑問。過去半年來，從家中非傭以及友人身上經歷的「非傭升值記」，早已接近罄竹難書的地步。非傭告之無論犯任何事的同伴，現在不到一時三刻，被僱主送返菲律賓後，差不多便可以立即再受聘回港，她們也樂得享受箇中的出入假期。至於過去強調完成合約後才離職的「行規」，早已名存實亡，一方面中介公司早已有十多種你想不到的指定借口，教導被辭退菲傭如何應對新僱主；另外我其實懷疑市場上對菲傭的渴求，早已連借口也不需要了。友人A的非傭因借貸而被辭退，結果幾乎連手續也未辦妥已有人有聘請；B的非傭更豪氣，星期五告知加拿大有人聘請，因為急用所以星期一便要離職，且補回一個月給傭主作解約費結束賓主關係。